

公民哲學之路

鄧育仁*



以前，我曾聽過林正弘老師說，他在中學時讀宋明理學覺得讀得懂，但學了邏輯與分析哲學後回頭再讀就總覺得讀不懂。回想起來，真是心有戚戚焉。姑且容我稱這種從讀懂到讀不懂的閱讀經驗為「典範轉移」的改變。當年我選擇專心一志研讀邏輯與英美哲學。後來到了美國，則把重點放在人的認知所涉及的種種哲學問題。這種重點轉移，讓我頗有再一次經歷典範轉移的感受。雖然沒前一次那麼強烈，但在這種過程裡總有著一種茫然、疑惑以及思考「短路」的時候。那段時期，我選擇好好研讀與認知語言學相關的科學文獻，把它們當作是個人哲學思考的定錨。後來，我就靠著這樣的定錨，投身到哲學作為一種學術專業與知識產製的行業裡，一路磕磕絆絆，也算是做出了一些成果。

不過，哲學畢竟不只是專業知識產製的事業。在一次意外的機緣裡，我把楊儒賓《儒家身體觀》這本書，當作如何把儒學與英美哲學典範放在一起思考並

*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

探索的新開始。事情當然沒那麼容易，三不五時難免陷入「短路」的困境（說實話，現在還會。我很感謝家人、同事及哲學界的夥伴對這種情況的包容、容忍與忍耐）。如果有什麼突破值得說說的，是我正視這種困境，嘗試把這種困境轉化成可以被分析、可以被研究的問題，即後來我稱的「多元問題」。

必須要先說的是，多元有其很值得珍惜與稱許的面向，特別是在良好的民主社會裡，多元的價值觀點讓我們得以經歷各種美好人生實現的可能，雖然每人只有一生。多元社會讓更多人得以有適才適性的生活與事業選擇，不必每個人都去擠同一道窄門。多元本是創意創新的溫床，讓我們的社會以至人類文明總能懷抱美好未來的希望與期許。然而，人間沒有都只有好但不必付代價的事情。

讓我們來看看一種多元問題的情況。在現代學術裡，哲學研究第一要求就是要有洞見或創見，以及清晰嚴格的論述。洞見與創見常在問題設定中就初見端倪。不過，不管問題設得有多好，洞見或創見有多深入或別開生面，都要有明確適當的理由來支持，來展開論述。然而，在多元價值觀點的世界裡，特別是在觀點差距很大的情況裡，有時候你認為重要的問題，對方認為不重要；有時候你認為明確的理由，對方認為你所謂的「理由」根本稱不上是理由；有時候你認為深刻的洞見，對方卻不明白你究竟想說什麼。而且，把你和對方互換位置，情況也一樣。更難為的是，有時彼此覺得是明白對方的意思了，但卻感覺不到對方觀點有何相關性與重要性。

我選擇儒學與英美哲學這兩種非常不同的傳承，試圖找出一種兩者得以在相互捲入中激盪出新洞見、新未來的立論角度。在這探索過程裡，我選擇由公民的視角，檢視多元的問題；選擇儒學作為一種公民哲學的方式來發展；選擇幾個關鍵性議題作為切入點，展開公民儒學初步的哲學視野；確立在公民角度、多元問題裡，調節而非徹底解決問題的重要性。在多元的政治情勢裡，徹底解決通常也是壓迫另一群人的開始，而有時壓迫者還真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麼可怕的事。經歷長久的波折，書寫出來了，也有幸得到批評、讚賞、駁斥、鼓勵、質疑、姑且看看等種種學界的回應。我很快就發現，對於什麼是多元的問題，以及公民哲學的理念，仍需要更深入、更多角度地去敘述，去說明，去發展，去探索，並把現階段的研究集中在政治哲學的議題上。這是我目前接續進行中的研究工作。

至於給予年輕人的建議方面，我想，選擇投入哲學這一行的年輕朋友，即使理由、動機或緣由各不同，大抵都會想要做出很好的研究成果。雖然對年輕學者來說，初入行就馬上要面對學術專業與知識產製的考驗，不過，從長期的

學術生涯來省思，前述那番學思歷程的回顧若有任何可參考的地方，我會說，感覺很重要，本心很重要，當一頭鑽進學術專業不得不細心經營的細節時，值得有時抬起頭，感覺一下本心，以及可以由此延伸開來的氛圍與視野。真的，人有時候會短路，會忘了感覺與本心。如果有一天找到自己有著深刻感覺並願意長期投入的哲學方向，那會是美好的人生歷練。